



長篇社會
哀情小說

北雁南飛

張恨水著

(冊上)

說小情哀會社篇長

飛南雁北

著水恨張

(冊 上)

版出社版出城山
售經總店書育教

自序

這部書的命意，很是簡單，讀者可以一望而知。這不過是寫過渡時代一種反封建的男女行爲。雖然他們反封建並不澈底，在當時那已是難能的了。我若寫他們反封建而成功，讀者自然是痛快，但事實決不會那樣。

這書裏，有些地方，是着重兒女情愛的描寫。但筆者自信，無絲毫色情意味。相反的，那正是描寫被壓迫者的一種呼籲。現在大都市裏，婚姻是自由了，可是看看窮鄉鄙野，像北雁南飛這種情節的故事，恐怕還很多。現在作父母的，應該比以前的人開明些，這書當可作爲人父母的一種參考。

此書寫於民國二十四年，發表於上海晨報。這八年中，筆者在後方，平津方面，有人竊版發行。最近筆者才收回交山城出版社出版，附誌於此。

三十五年四月廿日張恨水序於北平

北雁南飛目次

第一回	北雁南飛題簽驚綺語	春華秋實同硯動詩心	一
第二回	透一點真情人逢老圃	積十分幽怨事說西廂	一二
第三回	帶醉說閑情漫猜消息	借資擲孤注小起風波	二三
第四回	淡淡春懷讀書營好夢	潺潺夜雨煮茗話閑愁	三四
第五回	讀賦豈無由聞聲下淚	看花原有意不語含羞	四七
第六回	豎子散流言非分是冀	書生推小恙有託而逃	五八
第七回	抱布而來觀場初上市	奪門竟去入阱又衝圍	六九
第八回	委屈作賢妻入林謝罪	纏綿語知己指日爲盟	八〇
第九回	冷眼看嬌兒何憂何喜	熱衷作說客頻去頻來	九一
第十回	謂我何求傷心來看月	千卿底事素手爲調羹	一〇三
第十一回	數語啓疑團揮拳割愛	七旬撐淚眼苦節流芳	一一四
第十二回	作態爲何相逢如未見	收心不得舉措總無憑	一二六

第十三回	秘信枕中藏撲燈解困	佳音門外斷擲筆添愁	一三七
第十四回	謠詠散情儔弄巧成拙	癡心盼俠士如願以償	一五〇
第十五回	拜佛見情人再衝禮教	下鄉尋少婦重入疑城	一六一
第十六回	恨良人難捨身圖報復	逞匹夫勇破釜種冤仇	一七三
第十七回	受侮堪憐作書薦醉漢	傷懷莫釋減膳動嚴親	一八六
第十八回	智母重閨防閑偵嬌女	酒徒肆醉舌巧觸莽夫	一九八
第十九回	黑夜動殺機狂徒遁跡	朱箋畫供狀嚴父觀詩	二〇九
第二十回	不盡欲言慈幃詢愛子	撫窮之恨古渡憶佳人	二二一
第二十一回	調粉起深宵欲除桎梏	追蹤破密計突赴清流	二三五
第二十二回	醒後投綬無人明死意	辱深弄斧全族作聲援	二四六
第二十三回	瀝血誓宗祠通宵備戰	橫矛來俠士半道邀和	二五七
第二十四回	見面恨無言避人誤約	逞才原有意即席題詩	二六九
第二十五回	綺語何來對聯成罪案	沉疴突染侍疾碎芳心	二八三
第二十六回	腸斷情書淚珠收拾起	心仇惡客血雨噴將來	二九五

第二十七回	倚枕聽瀾言破涕爲笑	支床作復東截髮傷神……………	三〇七
第二十八回	棄婦重逢嘗夫妻滋味	傳書久玩暴兒女私情……………	三一九
第二十九回	紅袖暗藏入門驚豔福	黃衫面約登閣動歸心……………	三三一
第三十回	此姊妹爲誰紅絲暗引	使父母謀我熱淚偷垂……………	三四三
第三十一回	獲東碎娘心飾詞莫遁	論詩觸舅忌危陷深藏……………	三五五
第三十二回	內外各通言逃生定計	娘兒雙鬪智清夜登程……………	三六六
第三十三回	墮陷入夫家登堂拜祖	灰心見俗子閉戶懸梁……………	三七九
第三十四回	救死動全家甘言解怨	懷柔施小惠妙策攻心……………	三九一
第三十五回	寂寞柳邊舟傳言絕客	徘徊門外月聞藥投親……………	四〇三
第三十六回	善作嚴親傳詩能束子	歸成少婦聞雁尙思人……………	四一六
第三十七回	痛哭斯人隔牆聞怨語	忽驚惡客斂跡中險謀……………	四二七
第三十八回	歸去異當年人亡家破	相逢如此日木落江空……………	四四〇

北雁南飛

第一回 北雁南飛題簽驚綺語 春華秋實同硯動詩心

臨江府，清江縣，三歲個伢仔賣包麵。這是江西南昌城裏，一種歌謠。清江兩字，也有改爲新淦的。因爲清江新淦兩縣的人，在省城裏挑担子賣餛飩的很多，差不多是包辦了這種買賣。餛飩這東西，南昌人叫作清湯，清江新淦人，叫做包麵、三歲個伢仔，是說三歲的小孩子。總而言之，是形容清江新淦對於餛飩業之發達。當然，這不無鄙笑的意思在內。其實這兩縣是餐魚稻飯之鄉，文化也並不低落。尤其是新淦縣屬的三湖鎮一帶，風景幽絕，是令人留戀的一個所在。三湖距樟樹鎮三十里，距新淦縣也是三十里，交通倒也便利。這個鎮市上，約莫有千戶人家，却有二三十家牙行，四家錢莊，就普通市鎮比例起來，却是畸形的發展。所以造成畸形發展的原因，却因爲這裏有一種甜美的出產：乃是橘子，柚子，柑子，橙子。由秋天到春初，外方的客商，都到此地來販賣水果，所以產生了許多作橘柚掮客的牙行。又因爲贛州出來的木料，編成淺筏，順流而下，到了這裏，贛江寬深了，淺筏不便行走，就在這鎮邊，重加編紮。木料是一種大生意買賣，國家在鎮市上說了釐卡，抽收木稅。於是乎官商兩方，不斷的有銀錢交涉，因之又有了四家錢莊，在裏面做一個流通機關。據官場中人說，這個釐金局，是二等缺，督辦是要候補知府才可以做。因爲督辦資格大，手下的幕賓，也就非有相當資格的不可。其中有兩個是候補縣，一個是

縣丞。其餘的也就至少是佐雜之流。單提這縣丞是位查收木稅的師爺，叫李秋圃，乃河南人。在江西聽鼓多年，找不到一個實缺作，沒有法子，只好將就。而且他有一種奇特的嗜好，喜歡種花。這贛江上游，出花很多，有那載運花木的船，由這裏經過，必定要送簾局若干盆。簾局中人，除了督辦而外，都是不帶家眷的，寄居在局中坐船上，要花無用，李秋圃於是包攬了這件事，在河岸邊租了一所民房，用竹籬笆圍了兩弓地做起小花園來。他的長公子小秋才十五歲，隨着母親在省城讀書。因為酷有父風，聽說父親蓋了花園，極力慫恿着母親劉氏，帶了一弟一妹，趁着放年假之便，也追到三湖來。秋圃以為在外作幕，是個短局，家眷跟了來，未免累贅，很不以為然。後來聽說兒子是爲慕花園之名而來，却是個同調，倒也笑着不追究了。小秋的祖父，就是一個大官，父親官雖不大，然而家中也不愁吃穿，他自綺羅叢裏出來，也可以算是一個標準纨绔子弟。當然，在前清封建時代，這種子弟，另外有他的一種興趣和思想。他到了三湖的第二天，趕緊就面着花園，佈置了一間書房，窗子外放了四盆蠟梅，兩盆天竹，在窗戶台上，放了一盆帶山石的麥冬草。表示這是芸窗之意。面窗自然是一張書桌，左手一列三隻書架，兩架是書，一架却放了蒲草盆子，宣爐，胆瓶，茶具之類。右邊放了一張琴桌，把父親此調不彈已久的一張古琴，放在那裏。靠壁放了一張紅木臥榻，壁上掛了一軸秋江放棹圖，旁邊有一副對聯，乃是「此夕只可談風月，故鄉無此好湖山。」足足忙了一天，佈置妥貼。到了次日，檢了自己幾部愛讀的書，如飲水詞李義山集之類，放在案頭。還有紅樓夢花月痕西廂記牡丹亭這些小說，却塞在書桌最下一層抽屜裏，把暗鎖鎖上了。日方正午，太陽斜照在窗戶上，蠟梅開得正盛。用宜興瓷壺泡了一壺好茶，斟在墨綠海杯裏對窗坐下，看到籬笆外，銀光閃閃，乃是贛江。江那邊一帶橘樹林子，綠靠

了天，十分有興趣。一個人自言自語，無酒無詩，如此良辰何？其實他是滴酒不沾，詩倒會胡謔幾句。他的興致既然發了，於是翻出了一張紅樹山莊的格子紙，磨墨蘸筆作起詩來。開頭一行題目，就是新居即事書懷，這分明是個七律題目，少不得平平仄仄研究起來。他不住的蘸着筆，出了一會神，口裏又吟吟唔唔的哼着，第一二句，倒不費什麼思索，寫出來也就認為可以了。但是順着這第一句的韻腳，先得了第四句，那第三句承上起下，還要和第四句作對工整的，寫了好幾句，都不大相稱。於是放下了筆，走出大門來，沿着贛河的岸上，順流走了去。以為開開眼界，可以即景生情，對出那句。這河岸很寬，全栽的是橘子樹。因為這裏已在全國偏南的地方，氣候很暖和。雖是嚴冬，那樹葉子依然是綠油油的。樹裏面是一道長堤，有時在綠林的殘缺所在，帶着半黃的枯草，還透露出一段來。望河那邊，約莫有二里之遙，也是看不盡頭的一片綠樹林子。兩邊綠樹中間，夾着一道河水，並沒有多大的波浪，兩三掛帆的船，在水上慢慢的走着。加之那邊綠林裏伸出兩根旗桿，有幾座廟宇的飛檐，飄了出來。這邊人行路盡頭，有一座燒字紙的小白塔，真是互相映帶着風景如畫。小秋原來是來尋詩料的，一味的賞玩風景，倒把找詩的事忘記了。因為天氣很好，索興順着河岸走了去。過了那字紙塔，便是一個義渡口，有一隻渡船，由河心裏泊向岸邊，一羣男女，陸續的走上岸來。小秋看着鄉下人，提筐攜盒，却也有些意思，於是背了兩手，站在一邊看着。其中有個十四五歲的女郎，面如滿月，兩隻漆黑的眼珠，身上穿一件藍底白菊花褂子，長平膝蓋。前面梳着濃劉海髮，長平眉上，後面垂了一條長辮紮一大截紅絨繩，根底下拖了一大仔絨線繭子。雖不免鄉下打扮，乾乾淨淨的，另有一種天然風韻。她手上拿了一枝長的蠟梅，隨着一位老太婆後面走去。她在遠遠的，就向小秋看着，到了面前，却只管低頭。

可是走遠了，又三番兩次的回轉頭來。小秋心想，這位鄉下姑娘倒看中了，我，倒也有些意思，情不自禁的，也遙遙的跟着走了幾步。又看她斯斯文文的，決非農家女，也教人未免有情。正想再跟兩步，那位老太婆，却回轉頭來，向他打量了一下，他又一轉念，不要自討沒趣，也就轉身回家來了。到家以後，不覺已是夕陽西下，不會進書房去，就在竹籬下徘徊着。他這種行動，恰是讓他父親秋圃看到了。心想這孩子呆頭呆腦，未免有些可疑，倒要看看他這書房裏佈置了一些什麼。於是並不驚動誰，悄悄的走到書房裏來。進來之後，四週一看，却也不免點了兩下頭。再到桌子邊看時，硯池未蓋，羊毫也未插，一張稿紙，上面倒寫了幾行字。拿起來看時，原來是一首未作成的詩呢。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這孩子斗方名士的脾氣，倒也十足。看那詩時，只有二四句，第三句却在了一條墨槓之外，勾了七個三角來替代了。詩是：

新卜幽居贛水邊，鳬羣帆影落窗前，△△△△△△△△，橘柚連村綠到天。

便連連搖着頭道：太幼稚，太幼稚！再打開抽屜來一看，却有一本虎皮箋封面的手抄本，上面有三個字，南飛集。他心想，南飛集這三個字，耳朵裏却是很生疏，是誰做的書呢？於是翻開書皮來一看，上面有字註得清楚，乃是中州惜花少年小秋氏著。秋圃看到，不由得嘆喟一聲，搖着頭笑道：這簡直叫着笑話。於是將這本子拿在手上，帶進上房裏去。當時他對於這件事，却也沒置可否。到了吃過晚飯以後，一家人坐在燈下閑話，秋圃帶了淡笑向小秋道：你在省裏念書，一個人自由自便的，全鬧的是些什麼？小秋站起來答道：都是父親所指定的幾部書。秋圃道：現在你也會填詞了嗎？我看你書桌上，倒擺有好幾套詩集。小秋偷看父親的面孔，並不帶着怒色，這就答道：對着譜填得來，放開了譜，記得起長短句，也記不了平仄，所以也不大十分作這個。

東西了。秋圃哦了一聲，然後在桌子抽屜裏取出那本南飛集，放在桌子上，指着問小秋道：這裏面也是你作的東西了。小秋看父親的顏色，雖不會生氣，也不會帶了什麼歡喜的樣子，便用很柔和的聲音答道：是我把練習的詩詞，都謄寫在上面了。秋圃道：你一個手抄本子，也不過窗課而已，自己有這樣膽大，就寫上一個集字嗎？小秋道：這原是自己寫着好玩，並不給人看的。秋圃道：這也罷了，我問你這南飛兩個字，是那裏的出典？小秋聽到父親問起它的出典來，心中得意之極，便笑道：這是西廂上的詞句，你老人家忘了嗎？碧雲天，黃花地，西風起，北雁南飛。秋圃看到他那番得意的樣子，就正了顏色喝道：我忘了，我是忘了，你賣弄西廂記很熟，拾即是。我問你，把一部西廂記念得滾瓜爛熟，又有什麼用？現在是什麼時候，還用得着這一副佳人才子的腦筋嗎？我爲了自己在外而混衣食，沒有功夫管你的功課，你一個人就胡鬧起來！若是根據你這條路走去，好呢，能作幾句歪詩，能寫幾個怪字，作一個斗方名士罷了。不好呢，就是一個識字的無賴流氓！我看你這種樣子，心裏早就不能忍耐了，你得意忘形，倒在我面前誇嘴！小秋倒不料這件事無功而反有過，只得垂手站着，不敢作聲。李太太坐在一邊，就在旁插嘴道：也怪不得你父親生氣，本來西廂記這種書，糟塌人家名門小姐，年紀輕輕的人，看這種輕薄書作什麼？以後不要看這種書就是了，你父親也犯不上爲了這點小事和你生氣。我要寫一封信給你外祖母，你去起一張稿子來。秋圃正色道：太太，你又姑息兒子。我倒不一定和他生氣，只是趁了這機會，我要和他談一談。於是扭轉臉來向小秋道：我現在給你想了兩條出路，讓你自已挑選。其一呢，我託督辦寫信，把你考進陸軍小學去。（註：前清各省，皆有陸軍小學，其課程則高於現時中學。）其二呢，省裏有個農林學堂，辦的也很不錯，只是要小學的文憑才許考，這一層還

得想法子。由這兩個學堂出來，多少可以找一點實學，好去立身，你願意走那一條路？小秋見父親很誠懇的說着，便答道，依我看，還是農林學堂好，一來是個中學，二來我的志趣，不想入軍界。秋圃點了兩點頭道：你這話呢，我倒是贊成。只是有一層，如今學堂裏，是不考究漢文的，若不把漢文根底弄好，跨進學堂門去，以後永遠得不到漢文通順。好在兩個學堂招生，都在七八月裏，有這半年功夫，就在這裏再讀一些漢文罷。這鎮市進鄉去五里路，有個姚家村，村上的姚廷棟先生，是個名秀才，雖然不曾中舉，只是爲着科舉停了，依我看來，他至少是個進士人才。而且他很懂時務，（註：彼時以有新學識爲知時務。）你跟他去念書，一定受益。他現時在村子裏，說了一個半經半蒙的館，有二十來個學生，在這一方，很負盛名。小秋聽到要坐經館，做八股工夫去，立刻覺得頭痛，但是父親這樣婉轉的說着，一定是下了決心讓自己前去的，倒不能違拗。可是在這個維新的年月，還要從八股先生去研究經史，也是自己所不願意的事，因之默默的站在一邊，沒有作聲。秋圃道：聽到念書，你就像害了病一樣，翻過年來十六歲，已經成了了，還是這個樣子，你自己不覺得難爲情嗎？現在是年底了，過了元宵，我便送你去上學，從今日起，把你那西廂記東廂記，南飛集北飛集都收拾起來。正正經經把讀過的書理上一理，你若見到姚先生那裏去了，比不上此地一些土生土長的學生，我看你害臊不害臊？正說到這裏，一個聽差進來，向秋圃道：吳師爺派人來說，現時三差一，請李師爺就去。秋圃站起來笑道：你去說，我就來。李太太笑道：你是高蠟燭台，照不見自己的脚下黑，這樣教訓兒子一頓，自己聽說打牌，就忘了一切。秋圃笑道：這是在外面混差事的正當應酬，怎樣可以不去？他說着話，穿上馬褂，也就走了。李太太也就正色向小秋道：你父親所說着你的話，都是正理。你怎樣把西廂記上的

話，都寫到作文本子上去，實在也不成話。小秋笑道：那裏是呀？你老人家不知道。聽說王實甫作西廂記寫到碧雲天，黃花地，西風起，北雁南飛這幾句，吐了幾口血，實在是好。我們北方人到南方來，彷彿就是那雁一樣，所以我用了那南飛兩個字，把北地人三個字含在字裏行間。李太太道：你背了父親，就有這些誇嘴，剛才怎麼不對你父親說呢？也怪不得你父親沒有好顏色給你，你總是這樣淘氣，以後不許再做這些風花雪月的閑文章了。小秋在慈母面前還有什麼話說，自然是答應了。可是他回到書房以後，想起在渡口遇到拈花女子的那一番韻事，十分的感到回味，於是仿作無題詩體，作了幾首七絕。把那時的情感，和心裏的感想，表示了一番。在無事的時候，也就常把這幾首詩拿出來自己吟哦着。約莫過了一個月，已到了元宵時節，小秋心裏癢想着，今天街上玩燈，那個姑娘，若是在鎮市前後的，必定要到街上看燈，不免到街前街後，也去轉轉，或者在街上碰到了她也未可知。果然，順了他那一番癡心，在下午便到街上去轉着。這個鎮市上，橫直只有五條街，他來回的總走過了十趟。人山人海，看花燈的却是不少，但是這些人裏面，要去找那個穿花褂子的姑娘却是不易，至於她來不會來，這更是不得而知了。小秋忙了一晚半天，大海撈針，算是白忙一陣，只好回家安歇。因為次日十六，是個黃道吉日，父親已經挑選好了，在這天送自己上學了。鏡花水月，過眼皆空，這也不必再去想她。到了次日，換得衣冠齊整，帶了兩個聽差，挑着書箱行李，隨着父親一同上學來。這姚家村去三湖鎮不到五里，順着橋樑林子，慢慢的走來，經過了一帶圍牆，便有一幢高大的房屋，在廣場外聳立着，順着風，一陣讀書之聲，由那裏傳出來。走到那門口，橫着的金字匾額，大書姚氏宗祠四個字。小秋心裏想着，這四個字，應當改一改，改作第一監獄。不過心裏如此想，人還是朝前走。穿過了兩進房

子，一位四十以上的先生，長袍馬褂的就迎了出來。秋圃搶上前一步，拱手道：「怎好讓老夫子出迎，真是不敢當了。」小秋知道這就是先生姚廷棟，也就躬身一揖。姚廷棟見他穿了豆綠湖縐棉袍，外罩一字琵琶襟滾邊花緞藍馬褂，頭戴緞子瓜皮帽，上有小小的圓珊瑚頂兒，腰上繫着淡青洒花腰帶，在馬褂右襟下飄出一截來。眉清目秀，十五六歲的哥兒，這樣修飾着，在富貴之中，自帶一番俊秀之氣。只是自己向來教着布衣的子弟，現時來了這樣一個花花公子，恐怕會帶壞自己的學風，因之不免把臉色格外板起來。這幾進屋子的房間裏，都住着姚先生的高足，頭兩天就聽到說了，有一位少爺要來，所以這時少爺來了，大家也就少不得在窗戶眼裏，門簾子底下，爭着窺探。小秋一向在省城裏富貴人家來往，多半是這樣的穿戴慣了。却不料到了這裏來，是這樣的引着人家注意，情不自禁的把面就羞紅了。秋圃帶着地到了正面大廳裏，這裏右邊擺着一張八仙桌，夾住了兩個書架，正面一把太師椅子，那自然是師座了。此外大大小小，沿四周的牆壁，都放了書桌，一直放到前進堂屋倒座裏去，各位上都坐有十三四歲，以至十七八歲的學生，見着客到，都站起來。正面是個木頭月亮門，裏面有方丈之地，上設了至聖先師的座位。小秋周圍一看，並無隙地可放書桌，除了進月亮門去陪孔夫子，就是和先生同席了。心裏捏了一把汗，只說糟了。這時，姚先生讓着秋圃在師位旁邊坐下，吩咐齋夫在聖位前點上了香燭。小秋是不用別人吩咐，拜罷了孔夫子，請先生居上，也拜了四拜，然後和各位同學都拱了一個揖。姚廷棟略問了小秋，讀些什麼書，筆下能作什麼，就點點頭，於是向秋圃道：「兄弟這裏有十八個學生，分作兩批教。文理清順些，自己已經會看書的，讓他在房間裏設位子。不能自己用功的，就在堂屋裏設位子。令郎既是自己可以讀書動筆了，這後進還有一間小廂房空着，就讓他住到那裏去罷。」小秋

聽了這話，真個如釋重負，只怕父親不答應。所幸秋圃很客氣，說了完全聽憑先生的便，也沒有多談，告辭走了。這裏學堂的齋夫，將小秋引到後進廂房來佈置一切，這廂房在聖座的後面，門朝後開，恰是避了先生的耳目。一個兩開窗戶，對着有石欄干的大天井。天井裏有一棵大樟樹，高入雲霄，大樹幹子，彎彎曲曲，像幾十條黑龍盤舞，樹葉密密的罩着全屋皆陰。樹頂上有許多水老鴉，呱呱亂叫。天井石板塊上青苔長有十個銅錢厚。廂房牆上，另有一個圓窗戶，對了祠堂後的一片菜園子。靠窗戶不遠，有一叢芭蕉，一個小土台，上面一口井，井邊兩棵橫斜的梨樹，枝上長滿了花蕊，有些早開的花，三星兩點的，已經在樹枝上綴着白雪。小秋兩手一拍，大叫一聲妙。齋夫正搬了書箱進來，答道：少爺，這是姚家祠堂，不是廟。小秋道：這外面是姚家的菜園？齋夫道：是相公家裏的菜園。原來此地人稱秀才作相公，稱舉人作老爺，這是先生家裏的菜園了。小秋道：先生在家裏睡嗎？齋夫將嘴向窗戶外一努道：囉！他住在那一邊。小秋看時，天井那邊，也有間廂房。自己空歡喜一陣子，以為在後進住着，離開了先生權威之地，不料挑來挑去，却是和先生對門而居，也就不再叫妙了。齋夫將這屋子收拾清楚了，姚廷棟便叫小秋到師位前去，隨便的在書架上抽了一本古文辭類纂來。掀開第一頁，乃是賈誼的過秦論。姚廷棟道：我不知道你漢文的根底究竟如何。你可以把這篇文章，先念後講一遍，我知道了你的深淺了，再訂定你的日課。小秋回頭一看，許多同學，都向自己望着。心下這就想着，我應當把一些本領給人家看看，不要讓大家小視了我。於是將那篇過秦論抑揚頓挫，念了一遍。姚廷棟聽完了，點點頭道：不用講了，我已經明白你的根底。今天你初來，不必上什麼新功課，可以自己隨意理一理舊書，把心事安定了。明天我出一個題目你作，試試你的筆路。小秋答應着是，退回自己屋子裏來。

了。心裏這就想着，這位先生果然不是牡丹亭裏的陳最良，更不是石頭記裏的賈代儒，我原想着這裏是第一監獄，或者不至於了。正這樣的想着呢，一陣很清脆流利的書聲，送進耳朵來。「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非報也，永以為好也。」哦！這可奇怪了，這是女子的聲音，難道這個學堂裏面還有女學生嗎？記得三年前，在外面附館，有秀芳秋鳳兩個女同學，那時只管和她們在一處玩，有時還鬧着脾氣，幾天不說話。後來才知道青梅竹馬之交，就是這麼一回事，可惜那個時候，一點也不懂得，糊裏糊塗的把機會失掉了，於今回想起來，還是羨慕的了不得。這可好了，現在又有了女硯友，不要像從前那樣傻了。心裏這樣的想着，於是隔了窗子，向那邊廂房看去。這裏一伸頭，早見那邊窗戶裏一張白臉一閃。小秋一想，她準是也向這邊張望，不要魯莽，既是同學，遲早總可以看到的，於是又縮回來。但是坐下來只翻了兩頁書，那件事無論如何打發不開，索興把書桌移着貼近了窗戶，也高聲朗誦的讀起書來。也不過讀了七八頁書，那窗戶裏的白臉，又是一閃。小秋是抬頭慢了一點，竟不曾把那臉看得清楚。小秋想着，把桌子貼近了窗戶，那還是不妥，復又把桌子移到裏面去。本來無事，自己倒着實庸人自擾了一陣。混到這天下午，由前進堂屋裏吃飯回後，進來捧了一杯涼水，在院子裏漱口，那邊廂房門開着，這位女同學，悄悄的出來了，他一見之後，不由得心裏突突亂跳一陣，這正是在義渡口上遇到，手捧蠟梅花的那位姑娘。自己以為從此以後，彼此永無見面的機會了，不料更進一步，彼此作了同窗硯友。在這一剎那間，自己未便去正面相看人家，那位姑娘，也就低頭走了。小秋出了一會子神，走回房去，將書頁子裏夾住的一張詩箋，拿出自念了一遍。心想，這一下子好了，有了作詩的題目了。但是這裏同學有二十人之多，就沒有人和她想親近在先的嗎，恐怕我來已是晚了。他到學

室的第一天，正處在他父親所期望的反面，開始心緒煩亂起來。一天又一天的過去，小秋在有意無意之間，把那位姑娘的底蘊打聽出來了。她是先生的愛女，名叫春華，今年才十四歲。先生在學堂呢，她就在廂房後面的套房裏念書習字。先生不在學堂裏呢，她就回家去。她家就在祠堂後面，所以她進出都由後門，雖是男同學有許多，却很少接觸的機會。小秋聽了這些消息，心下暗喜。想道：春華秋實，是個現成的典故。我的名字，已經有個秋字了，她却實實在在的叫作春華，這樣看起來，我們竟是有點緣分的。要不然，為何那天在義渡口上就遇到了她呢？這個兆頭太好，將來大有意思。於是顛頭顛腦的又不住的在屋子裏微步吟詩。可是這位春華姑娘，年紀雖輕，舉止却非常的端重，有時彼此相遇，她不閃躲，却也不輕看人一眼，只是正了面孔，行所無事的走了過去。這和初次在義渡口相遇的情形絕對是兩樣。小秋心裏想着，是了，自從我到學堂裏以來，在第二日，先生就對我說了，讀書的人，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爲佳。嚇得自己立刻找了一件藍布大褂，將綢棉袍子置上。莫非這位師妹，也是嫌我浮華的。以後我要尊重些，不可向她探頭探腦了。在十日之後，小秋的態度也就變作老實了，只是心裏頭，總不能完全老實。只要有機會，便向對面窗子偷看了去。這時，也探得春華的書底不錯，念過女兒經女四書之後，又念完了一部烈女傳，一部禮記，現在正念着詩經呢。這並不是什麼人告訴小秋的，是在春華的讀書聲裏，就把她的書底一一的聽了出來了。這一天，中午的時候，姚先生因族中人請他吃午飯，他不在學堂裏了。前面許多同學，趁着先生不在家，一窩蜂的跑了出去各找樂趣去了。雖有兩個同學不會出去，也睡了午覺了。小秋一個人在屋子裏坐着，只見那菜園裏的梨花，堆雪也似的開了一樹。天上正飛着極細極細的雨絲，不用心看，幾乎是看不出來，被風一吹，捲着一團一團的烟